

Flowers II

这世上能令我信赖的只有你一个人，
除了你就连第二次恋爱都不想再要。

(等待春天系列) 江雨朵

我的那个人

花与梦 第八辑 主编 珠雅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可以。”

简单的一问一答，却只在梦中听见。

你还记得那个并肩行走的夜晚吗……

那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对你说呢？

我被记忆的香气催眠了

眼前都是你的样子

亲爱的

多想和你在一起啊

这个身体还在行走

呼吸和心跳都未曾静止

为什么世上会有无法达成的心愿

即使看到了流星也不允许被实现……

已经注定没有办法挽回了吗

为何我依然还要站立在这里

亲爱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那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对你说呢？

他是个**限籍**

俗称的偶像艺人。

美丽的脸蛋、高挑的身材、不错的歌声、一般的演技以

及——拼命工作的精神。

他是我的工作伙伴，也是我喜欢的人。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十三岁的夏天。替姐姐去报名补习班。只是闲闲地走在街上，遇到了事务所的社长，一切都像少女漫画中不可思议的情节，我加入了培育偶像的事务所，成为旗下一员的储备艺人。

“长得好看，身高也够。懒散慵倦的气质也很迷人。可以成为少女杀手！”看着我在合约上签下名字，社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但是……”

“虽然有点任性的感觉，但那反而会成为你的特色！总之，在这一行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相信我的直觉！”

“但是……”

“不用犹豫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街头发掘人才！这是个特例！因为我相信再裁！”

“您说得对，在这一行内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会成为少女杀手。”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是个女的。”

寂静骤然降临，社长大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无辜的我再次重申：“是你非要拉我来这里，是你非要按着我的手签下合约，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半强迫我做的。”我只是一个生性善良不擅长拒绝大叔的可爱小孩儿而已。

“可是……”他困难地发出具有破碎前兆的吞吐音，“再裁看起来……”

“在青春期第二性征发育之前，长得好看的男女生本来就很容易相互混淆。”我大大方方地扬扬眉，表示原谅他的

002 我的那个人

错误判断。没办法，谁让我这么手脚细长、身形高挑、俊美无双。

“你有没有兄弟什么的……”社长半绝望地追问。

“如果你后悔的话就算了。”我轻描淡写地说着站起身，打算撕毁合约。做人何必勉强，特别是我这种天才，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更何况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漫画家啊。

“不、不、不！”他一阵挣扎，旋即用力拽住我，“你说得对，在青春期第二性发育前，漂亮的男女生原本就看不出什么差异。在实在没有办法隐瞒的那天到来之前，你都可以假装是个美少年，成为我旗下的偶像！”

“为什么你这么看好我……”我惊愕，“长得好看又希望当艺人的男生现在有很多。”

“你看一下这个家伙！”社长扔来一份资料，一张照片用回形别针附着其上。照片中的少年有着漆黑的双目，挺直的鼻骨以及略带桀骜不驯的面相。

“唔……身高一七八。才十四岁就这么高的男人很少见哦。”我吹了声口哨。顺便一提，本人，十三岁，身高一七六。

“这个孩子我从他是童星的阶段就在培养！但鉴于性格上的瑕疵，我必须安排他以组合的形式出道！”

我同情地看着社长，“以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来说，想在事务所内找一个能与他并肩站立的少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难怪这老头在人群中一看到我，就立刻向我冲杀而来。所谓的“组合”，就是要有对称的效果。

“不仅如此，再看一下他的资料，他是天秤座！粤

型！”

“哦，而我是金牛座，粤型。”

“他是土生土长的关东人！”

“我是后天移民的关西人。”

“他叫藤木信秀！”

“我叫浅仓秀丽。”

“你懂了吧。”他张大嘴。

“在粤在粤不懂。”我摇头。

“你们珠联璧合，而又相映成趣！气质相反然氛围相近！两个人都有着难得一见的身高，双秀并立，玉树临风！我的眼光绝不会出错！演艺圈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但是一男一女……”我蹙眉，打破花痴老头的白日梦。

社长微笑道：“这个商业机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我们大家都不说出去，秘密就永远都是秘密！”

“可我正在发育……”我犹疑。

“没关系，社长我阅人无数，可以断言，你再怎么发育也还是一个男人婆！绝对可以保证至少十年畅销没问题！”

我深呼吸，“你的意思是……”

“以美少年偶像的身份，与信秀结成一个取长补短的组合，一起华丽丽地出道为我赚来大把钞票吧！”

“你真是诚实啊。说实话吧……”

“嗯？”

“你旗下有几个美少年是伪装的？”我早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世界上的美少年都被这个大叔网罗了呢？原来还可以玩假装的。

“那个谁谁谁……还有谁谁谁……”我忍不住相当白痴地问道，“他们是不是其实都是美少女？”

“只有再等我！”社长向我打包票，“让我们一起打造属于你的新身份吧。”

“你的态度太过积极了……”我皱眉，天上一旦掉馅饼，往往不是阴谋就是陷阱，“你旗下有那么多大红大紫的偶像，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着急。”

“红的那些大都进入了适婚的年龄！”他愁眉苦脸手托腮。

“他们早就进入了晚婚的年龄。”为了死后灵魂的归宿，我必须正直地加以纠正。

“我是在为减少地球人口做贡献呦！”

“可日本的出生人口正在以危险的方式递减呢……”

“做人当有国际眼光！”

“你不如说当偶像根本就得先从脱离自己是人类这个认知开始……”

“地壳在变动、北极在融化、一切、一切都是朝夕轮替水月镜花。我必须得防患未然！把每天都当成人生最大的危机那样度过！告诉你，这就是本事务所万年常红的硬道理！”

看了眼坐在皮椅上跷着脚丫一脸贼笑的社长，忽然对自己的未来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忧虑的我，在略微思索之后，终于不打算负责地点头同意。



“你的成绩都是粤垣……”那天晚上，爸爸这样叹息，对于我的决心产生了惋惜。

“嗯。可我依旧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风险。”托着圆脸，我一边深思一边回答，“考上大学后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风险。找到工作后会有企业倒闭的风险。在公司里会有被上司性骚扰的风险。成为普通的主妇还会有遇人不淑的风险！”既然怎样都是危机四伏的人生，不如索性豁出去一点。

“那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弟弟’了吧。”姐姐从厚厚的镜片后面审视我。

“嗯。反正我们是这个夏天才刚搬来的。”我一脚踩在椅子上，做出一个耍帅的动作，撩起原本就短短的刘海，“从今开始，我就是个伪美少年！艺名浅仓秀树！大家都要记住这点！”

“秀美，你以后就是家里的独生女了。”老妈叹息着望向老姐。

“不过家里有秀树啊。”姐姐哈哈大笑，“我们不需要再考虑入赘的问题！”

就这样，托这个开明家庭的福。我加入了事务所，搬进公司宿舍，就读事务所为我选择的明星高中，并和我的搭档住进同一个房间。

他比照片上要更加漂亮，坦白说，我认为这个人有点不太上镜。前面说过，我的本名叫做浅仓秀丽，但他比我更适合“秀丽”这个形容。

黑白分明的眼瞳、完美的唇廓，虽然还残留着年少时特有的尚未长开的面影，但已经可以毫无悬念地预言：这家伙是个未来的超级美型男。

006 我的那个人

——当然啦，不管再怎么肯定他的长相，终究比我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完全不性感！

“这是你的搭档哦。两个人要好好相处。”公司的前辈这样介绍我说，“浅仓秀树，会和你一起奋斗的那个人。”

老实说，什么“奋斗”、“加油”、“努力”的字眼，都会让我有种浑身“皮皮锉”的麻痒感。我来当偶像，是为了可以过更加轻松的生活啦。

“我是信秀。藤木信秀。”

那天，坐在宿舍靠近左边的那张床上，拥有美丽外表的少年略略牵了一下唇角，完成了与我的初次过招。

虽然我也曾在无人注意的时刻，暗中拦下社长，抗议他为什么把我安排住进男生宿舍。

他瞪眼回答：“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即使一起洗澡都没问题。”

“哪有那种逻辑啊！”我瞠目。你多加了一个十字吧。

“你得明白，本公司尚未出道的艺人，都是二人一个标准间的住宿水准。我不会因为你是女孩子，而对你有任何的照顾与偏袒。如果你是那种需要特殊关照才能生存发展的孩子，我根本不会在你身上用公司的声誉来冒险！”社长大人目光灼热地瞪着我看，“你是有才华、有吸引力的。是我愿意下危险赌注的对象哦。请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一点吧！”

我最怕的就是这种目烁金星身缠烈焰每句话都以感叹号收尾的热血男式用语。二害相衡取其轻，装成小乖样握拳点头鼓颊眨眼，说着“社长我懂了”，然后一溜烟逃回双人宿

舍间。

反正又不是 ~~蕴尔在的裁蕴~~，只是彼此暂时共用一个生存空间。连区区这种小事都不可以忍耐，那我还装什么伪美少年。

“你穿衣服睡啊。”

“嗯。保暖。”

“但现在七月啊……”

“我比较怕风寒。”

“可你满头都是汗。”

“体质问题没得办。”

“不要紧？”

“不要紧！”

“哦。那我睡了。”

“嗯，你睡吧。”

我像个烙饼一样左翻、右翻、前滚翻、后空翻。瞪着眼睛对视低矮的天花板。终于还是睡不着，爬起来转头往右看。

睫毛长长的家伙睡得好像很香甜。

爬过去，我伸手捅捅他的脸，再捅捅他的腰，他嗯了一声抱住我的手臂蹭了蹭口水，翻身压了上去。

喂喂……藤木信秀！

“呼……”

喂喂……我的伙伴！

“呼……”

喂喂……呼呼……喂喂……呼呼……喂喂……呼呼……



“你怎么变成熊猫眼了？”第二天，某人略微踌躇地向我招呼，并讲解说，“做**俯卧撑**，脸是很重要的。”

“我当然知道！”

“还有哦……”他犹豫不安地摆弄衣领，“你为什么会睡在我床上？”

“哼！”

“而且、而且还和我用同一个枕头……”

始作俑者不安地摸摸脸，又摸摸脖子，一副把我当成奇怪家伙的样子目光躲闪，透过长睫毛闪闪烁烁地飘着看我。

“有什么关系。”总不能说抢枕头抢输了，被他压在下面吧，我逞强瞪眼，搬出社长大人的无敌理论，“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一起洗澡也、也没问题！”

——嗯，打肿脸充胖子，说的就是我这种情况。

“当然啊。”他好笑似的看着我，理所当然地说出，“大家都是男孩子嘛。”

“对、对啊。哈哈，你在说什么废话啊。”

“是啊。昨天都忘了对你说。”他揉了揉鼻子，习惯性地浅浅微笑了刹那，“以后一起加油吧。请多多关照了。”

那只向我伸来的手，与身高呈正比的修长，却纤细。从照片上看到的略带有顽固感觉的少年，却出乎意料有着青涩的稚嫩感。

男孩子都比较晚熟呢。不知为何，在手掌交叠的瞬间，我的大脑里冒出了这样的意念。



杂乱的后台，完全没有舞台上面的光鲜。我和信秀坐在公用休息室的角落，几乎就是用半蹲坐的姿态。

每当有人进来的时候，都要站起来打招呼。因为是年纪最小的新人，在场的任何人也可以算作是我们的前辈。

在等级主义森严的这个社会，即使厌烦也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每到这种时候，我就能深刻了解社长之前所说的话了。

信秀是一个人绝对无法出道的类型。

在我眼中，他根本就不适应这个社会。

“起来了啦。”我偷偷拽他的衣服。

“好累啊。”他耷拉着嘴角。

“要打招呼。”我对他耳语。

“又不是我们事务所的前辈……”他小声唠叨。

“所以才更要打招呼吧。”

“即使打招呼，对方也完全都不理睬啊。”全然稚气的脸浮起的满是不甘愿。明明向对方低头招呼，对方却完全无视走过这点，我也会觉得有点难堪。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吧……

“这是礼貌呢。”我只能一边小声地说，一边作出灿烂的微笑，向每一个走过身旁的大人弯腰。

“你们还在这里啊。”带我们来电视台的助理，探进半个脑袋，不耐烦地催促，“前辈都换好衣服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马上就来。”我连忙招呼着，同时拽住信秀的手。老

010 我的那个人

实说，我没有想过演艺圈会是这么难混。虽然社长欣赏信秀，但果然还是要先从伴舞之类的零散活计做起。

舞台所展现的永远都是最光鲜的一面，而灯光照不到的角落，就像对比一样，有着成倍递增的黑暗。



“等我红了以后，绝对不会像他们一样的。”演出结束后，信秀嘟着嘴巴，提着沉重的书包，走在回返宿舍的路上。

街灯给道路洒上银色的光芒。路边的铁栅虚虚掩掩地投射在衣服上，一道一道就像囚衣那样。前辈已经坐着经纪人的专车回家了，身为尚未出道的伴舞的我们，却只能在辛苦之后徒步去月台搭乘电车。

“哦。”我兴趣缺缺地随口问道，“那你要怎样呢。”

“至少也会给后辈点钱，让他们搭个计程车吧。”

“别傻了，他们才不会考虑我们呢。”

“所以我说……等我红了之后嘛。”

“那种话等红了之后再说吧，信秀。”

“什么啊。我只是想想也不可以吗？秀树太现实了。”

我在家里，也一直被姐姐和父母碎碎念说是个爱做梦的家伙，但是和信秀在一起，反而变成了懂事听话的早熟小孩。人类的优缺点，果然需要通过对比来浮现。

“秀树……你生气了吗？”

见我无反应，身后的家伙脚下磕磕绊绊地追赶上来。

“没有啦。”我随口应答。反正社长之所以会拉我进来

与他捆绑销售，就是想让我来照顾这个孩子气的家伙吧。这样一想，莫名地有点火大。好像自身的价值都被忽视了一样。

“明天又要上课了。”

“嗯，过了暑假当然天天要上学了。”我理所当然地答毕，才想起这家伙好像是个童星。

“信秀从小时候起，就有参加过广告一类的演出吧。”

“嗯。所以总觉得学校好像异世界一样。总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那里，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个异类呢。秀树不觉得吗？”

上扬的音调，就像很期待从我这里得到回应他心情的答案。可是很抱歉，开朗可爱无敌的我，不管和什么人也能相处得很愉快哦。

“说不定以后这种经验就会增多了。”我狡猾地回答，“因为工作会越来越的缘故嘛。”

“有点想和秀树上同样的学校。”他在身后唠叨。

开玩笑，我才不想呢。每天都住在同一个房间，不管是排练、还是伴舞、练声都和他在一起。糨糊得已经快要有碍心理健康。学校是唯一只属于我自己的场合，也是唯一能暂时不用和藤木信秀在一起的地方。

“是啊。真有点可惜。”我故作遗憾地耸耸肩膀。虽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其实我有一个算是目标的梦想。我一直都很想买一块只属于我自己的海滩，在海边建一幢白色小屋。我需要的只是暂时忍耐，等出道，变成大明星！赚够买海滩的钱，就立即抽身而退！

“秀树笑得好灿烂，在想什么啊？”身畔的人好奇地横

侧过身体。

“唔……唔……一些关于将来的事啦。”我懊恼地后退步半，不想看那张虽然美丽但日夜相处后已经觉得有点厌烦的脸。

难怪人们都说，就算是丑八怪，看三日后也会习惯。而再怎么美丽的脸，三天就会厌烦。真不知道社长究竟喜欢信秀哪一点，为了他，甚至不惜拉我入社当陪衬。

偷偷地斜窥身侧的少年。

只是俊秀一点的容颜，因为最近熟了起来，才注意到他的眉间还带着神经质的紧绷感。如果不是作为固定组合的搭档，我绝对不想靠近这样的人。

“你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呢。”我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

“哎？”马上吃惊起来的眼瞳乌黑深黝地凝视着我。

“说不定你的同学不是不想靠近你，而是不敢靠近你呢。”嘴巴像有了自我意志般地滔滔不绝，说着其实不用讲也没有关系的话，“总是这样冷冷的，人缘可是会变差呢。偶尔也对其他人试着微笑看看嘛。”

“唔……”黑色的眼眸动荡了起来，在作为修饰的长长密密的睫毛后面，马上神色闪躲地逃避开来，就像害羞那样紧盯着泛起微银的路面。

奇怪的家伙，我不解地看他一眼，率先迈开脚步。

下了电车，天空下起细密的小雨。

用手肘托起包包快步跑回宿舍，衣服还是完全湿透。

“你先洗吧。”

“你先洗好了。”

两个人没有意义地谦让了一番。

“我去麻生的房间洗好了。”他随便抓了件衣服，笑笑地指指隔壁。

他比我进入事务物要早得多，有几个相熟的朋友也是正常事。看着他离开房间，我放心地进入了浴室。

被雨水浸湿的身体进入温暖热水中的一瞬，真是舒服得令人想要唱歌。透过被浴室的水汽染上白雾的镜子，我仔细地审视自己。

还没有发育的胸部一片平坦。

垂过耳际的头发黑亮柔顺，饱满的额头挺直的眉骨，和见棱见角有个性的唇型。果然很像个真正的美少年。

“比那家伙还更有男子气概呢。”我握拳做了个挥动手臂的动作，有种小小的获胜感。



“你们唱唱看。”

被交到手中的乐谱写着简单的简谱和歌词，即使没有这种东西，像这种早被前辈们唱到烂熟的歌曲，只用听的我也学得会。

“信秀，你唱低音吧。”

测试的结果当然也是我胜利。和我清亮柔和富有磁性的嗓音一比，藤木信秀算什么嘛。

“嗯。那高音区就要交给秀树了。”黑亮深黝的眼眸凝视着我，像在笨拙地道歉似的，却微笑着说，“秀树唱歌比我好听很多。”

当然啦。即使是你这个只有脸孔漂亮的家伙也能一眼看穿这铁钉一样的事实啊。不光是唱歌，就连跳舞、演戏，上节目也都是我比较强悍呢。

越是和他在一起，就越发现这个家伙的笨拙。

“不对、不对。”咬着冰棒的我，坐在写字台上胡乱晃动着小腿，踢上信秀的背，不耐烦地抢过铅笔，帮他把演算过程重新写了一遍，“要这样才对哦。”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会做。难怪有那么多人瞧不起偶像呢。

“数学真的很难呢。”就像感慨似的说着，一脸不耐的他，用受难似的表情继续写着作业。

“快一点啊。”我百无聊赖地拍打桌面。前辈说晚上要教我们跳一支新的舞，下次参加活动时要用呢。

“那回来再算好了。”他利落地站起身，把我抱下桌面。

“又回来再算！”我才不信，这家伙每次练舞回来都喊着好累啊地倒头就睡了。

“你这个样子，以后会变得很惨啊。”我实在忍不住开始说教，“偶像是不能作为职业的啦。多少血淋淋的例子在前面摆着啊。就算你在某一个时刻能红到有人愿意为你跳楼，但一旦过去那个阶段，就算你喊着去跳楼都没有人再愿意看你一眼。”所以像我的目标就比较简单，只是想要一小段有趣的青春岁月，又能赚到一幢大房子的钱。到时候，我恢复女性身份，谁也不会识破我。我将成为某些少女们心中永载青春之歌的偶像，而又一面过着我脚踏实地的生活。

“我们一定得念书的，还要尽可能学会更多的生活技巧，你懂吗？这样才是正确的呢。”

“哦……”藏在睫毛后面的眼睛又开始闪躲，明明是他的身高比较高，却因为总是低头的习惯，变成好像要由我主导。

“你在这里做练习吧，我去学舞，回来再教给你就好了。”看看挂在墙上的表，实在没办法和这个笨蛋继续耗下去。

我一溜烟地闪出了门，奔向约好的练舞地点。



“怎么只有你，信秀呢？”

大前辈和舞蹈老师靠墙站立，见到我独自前来，很顺口地问出来。

“那家伙身体不舒服。”总不能承认自己的搭档是个做不出数学题的笨蛋吧，“我回去后再教给他的。”

“秀树真温柔呢。”前辈好脾气地笑了，“对了，这个是我们事务所的新人。”他向旁边拍了拍，我才注意到那里还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孩子。

“你好，初次见面。”优等生的面孔、温柔的微笑，洋溢着知性气息的感觉以及相仿佛的年纪——啊啊，其实我真的有点感动。自从认识藤木信秀以来，我身边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知性气息。

“叫我秀树就好了。你是？”

“吉田茶。很有趣的名字吧。”自报家门过后，荡漾着温柔的眼睛弯弯地笑了。

“果然有趣呢。不行，叫这个名字我一定会笑。还是叫

016 我的那个人